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五年閏五月丙戌朔賜大理寺丞通判鎮戎軍雷周式五品服仍陞一任差遣先是西賊圍鎮戎周式收散卒二萬餘人入保賊遂引去故賞及之

聞鎮戎是甚時月當考

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

戊子授宣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留後
李昭亮為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先
是承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雖緣恩澤進本
將家子習軍中事既統宿衛一切尚嚴多所建請萬勝
龍猛軍蒲博爭勝撤屋椽相擊市人惶駭昭亮捕斬之
杖其軍主連州刺史宋緒諸軍股栗及上祀南郊有騎
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為宿衛不謹不可貸
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昭亮乞比類特給大例請

俸詔昭亮任留後日料錢已給四百千特依大例定支

餘人不許援例

大例定支會要在十月十五日今附此

己丑御延和殿閱諸軍轉負凡三日

丁酉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王素知江州前河東轉運使司勲員外郎劉京罰銅十斤與知軍差遣坐市水擾民故也事雖在赦前特貶之

乙亥殿中侍御史梅摯等言廣西轉運使杜杞誘殺降蠻五百餘人失朝廷所以推信遠人之意宜劾其罪上

置不問賜詔戒諭之禮賓副使陳珙等四十三人並行賞有差錄平蠻之功也

庚子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編修唐書官必以為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中立長社人必丹陽人也 賜廣西轉運使杜杞提點刑獄李永德器幣有

差

甲辰以細腰城隸原州從四路安撫使范仲淹之請也
丙午鄜延經略司言索幹九族巡檢右班殿直李延遇
子德明累擊西賊有功乞補殿侍從之夏國主曩霄
遣昂羅威明葉雲呂則依張延壽來謝冊命又遣僧吉外
吉法正謝賜藏經

戊申贈神衛右第三都指揮使賀州刺史許倫為虔州
觀察使以倫與西賊戰死也

考倫戰沒時

己酉宣徽北院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為彰信節度使
同平章事許張傘擊杖子上下馬如二府儀餘無得援
例又詔公使錢特依宗室例歲給其半初用和得宣徽
使意不滿不謝未幾遂有此授御史中丞王拱辰言杜
審瓊太祖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祖宗
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
恐非所以全安之不聽

庚戌太子太保致仕楊崇勲卒贈太尉諡恭密將葬易

其諡曰恭毅崇勲久任軍職當真宗朝每對見輒肆言
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性貪鄙任藩鎮日嘗役
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壬子詔中書門下曰朕有事太廟格於奉慈每懷保育
之仁儂若見乎其位三后厭代多歷年所肆饋合食猶
隔閼宮有司不時討論使國有關典朕甚懼焉其令禮
官稽考故籍議升祔之禮 清澗城都巡檢內殿崇班
馬懷德為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西頭供奉官

閤門祇候折保忠為供備庫副使時樞密副使龐籍言賊入清澗城而懷德保忠力戰有功雖已賞然其人並有將帥之略更宜旌用故又遷之

馬懷德祥符人或已見

癸丑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道利害陰為邊備今緣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並得盡聞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欲侵擾邊臣之權蓋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舒

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當否請自今許令本
司與聞邊事從之修嘗奏䟽言伏見北敵近於界首添
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
事臣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
辦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嫌此乃慮之
過而計之失也夫敵性貪狠號為天驕欺弱畏強難示
以怯今杜之以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
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

行兵而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敵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有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鄰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均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敵中強弱之形而不

得其情偽之寔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敵之色而無憂敵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敵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寔則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北敵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

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材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失人馬國內瘡痍誅歛山前漢人怨怒往時北人殺漢人者罰漢人殺北人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才少定方且招輯敗亡修治器甲內恐國中

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
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寔弱而
示強爾寔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也故臣謂苟能察
其強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
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嘗慮北人合謀乘隙而動及見
二敵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
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
北敵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勁

敵爾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
簡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驕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敵
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
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
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
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敵之福非中
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敵勢非久相

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敵驅新勵之強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又將來之大患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以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於廢訟邇久

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
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閒慢州軍
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然臣謂為國計者若以北
敵為憂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則其選材任將肯若是
乎臣愚以謂朝廷不以此事為憂又怯懼如此既曰懼
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喻也臣
聞敵人侵我治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遷延未敢
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

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未敢殺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草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至於目今小事未須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敗冀盡言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而廢言庶竭愚瞽少裨萬一

修䟽不得其時因修請與邊事附此劉貽孫責官在七月壬子銀坊城本末八月甲子十月己巳更當考詳

詔三司副使官至諫議大夫以上立班次序從本官

慶歷元年十月以
入省先後為序

六月乙卯朔詔司天監保章正至五官正自今聽十年

一遷官

丙辰降前福建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高易簡知
衢州福建偽命時行鐵錢本朝因之時泉州青陽等場
鐵大發易簡遂置鐵務於泉州欲移銅錢於內地初不

以間坐是得罪

丁巳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新知江州王素落待制司
勲員外郎劉京監利國監秘書丞監察御史裏行閣詢
落裏行監河陽酒稅御史臺主簿楚泰送流內銓注外
任官時御史臺鞫素託京市木事既罷而言者乃謂詢
泰與素連姻而初不以間故復責之素兄雍時為兩浙
轉運使尋卒於官朝廷以故相旦之後且卹其孤特改
命素知汝州

改知汝州在八月庚午今并書

己未復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五節日休務仍給輔臣私忌假如舊西兵解嚴故也

辛酉罷軍頭司引不怠公事

壬戌工部侍郎知河陽任布為太子少傅致仕

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義叟為試大理評事義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乙丑以定州北平軍軍城寨真定府北寨及滄州並隸綠

邊安撫司

丁卯復減梓州路上供絹歲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

寔錄

并及益州路

今從本志

戊辰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羣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

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羣牧制置使及是乃復之

德用出鎮

徐州在寶元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三班院言舊制臣僚同罪奏舉使

臣差遣雖不行而他時或別預選擢其舉狀却復用請於所授宣敕具載舉主姓名後或得罪亦當連坐從之

辛未詔三班院自今使臣參班止令讀律寫家狀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事竊惟宗廟之位所以奉先烈配祔之禮所以嚴時饗典制具在今昔所遵謹按唐肅明皇后本中閭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中並祔睿宗之室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同祔太宗皇帝廟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丕業章懿皇太后誕生聖躬恩德溥大伏請遷祔真宗皇帝廟序於章穆皇后郭氏之次章惠皇太后雖先

朝遺制嘗踐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
皇后事體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之次又太
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至於章獻明肅皇太后以
顧託之重著臨預之勞朝廷追適丕德崇尚徽稱若題
之別廟則義無所嫌且屬之配室則禮或未順况太廟
諸室皇后並無四字之名伏請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
曰章獻皇后劉氏章懿皇太后曰章懿皇后李氏章惠
皇太后曰章惠皇后楊氏如此則協李唐之故事孚本

朝之正典如允所陳乞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之意
詔兩制至待制御史中丞同議以聞

癸酉賜京城淘河渠役卒緡錢

乙亥以奇嵐軍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龔興為左藏庫副
使初知并州明鎬言修奇嵐軍城指揮使吳式因答掠
軍士其衆輒倡反奔潰入城而興輪鐵簡擊仆數卒衆
又欲奔西門宣毅副都頭樊顯獨仗劍禦之虎翼副都
頭李清從鈴轄田肱招諭衆乃定乞加旌擢興既蒙賞

顯清等亦選一資

丙子詔自今京朝官須年及格方得依例磨勘陳乞差遣并選人乞注官如年未及格不得施行時監臨王厚年未及格從父素奏掌機宜三年為歷任乞磨勘故有

是詔

會要六月二十二日事監臨字當考

丁丑詔諸路兵馬都監監押寨主並以防城戰具批上歷子其未修完者不得輒離任如任內能盡葺舊損與理為勞績

戊寅詔諸軍將士如經戰鬪敢偽入箭頭在身欲希功賞者以違制論軍中失覺察者坐之 詔文武臣僚曾

任兩地及節度使并丞郎以上不曾貶黜後來除致仕官如章奏文字並許通進司投下先是右屯衛上將軍致仕高化言每進文字須詣登聞鼓院與農民等念臣嘗事先朝為節度使乞依楊崇勳例每有章奏許詣通進司投下因有是詔

會要以此為二十四日事二十四日戊寅也

庚辰賜黃河埽役卒緡錢

辛巳詔殿前馬步軍今後所奏本司公事除係常程依舊例轉奏外如有非泛擘劃急速公事在後殿祇應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關報閣門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

此據會要六月二十七日事今三衙依杖子奏事始

此

壬午詔殿前馬步軍司自今內外禁軍非武藝優者毋得入優輕差遣

秋七月戊子知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撫使

壬辰詔陝西四路依近降夏國誓詔毋得招納西界蕃戶先是環慶經略司誘西界作過蕃官朗幹等七百六十二人朝廷恐因而生事故約束之

甲午樞密院言咸平初陝西振武鄉兵許結社買馬以升填廣銳軍往歲河東已嘗如此例今河東諸軍闕馬又廣銳指揮人數不足欲聽本路宣毅義勇鄉軍結社買馬官助其價以升填廣銳之闕從之

丁酉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廣西鈐轄馮伸已為右

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討蠻賊無功也

己亥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西京作坊使王凱領資
州刺史留再任河東經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屢
有功也

辛丑貶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為崇信節度
副使洙前在渭州有部將孫用者由軍校補邊自京師
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
假公使錢為償之又以公使錢不足假軍資錢回易充用

及董士廉詣闕訟洙欺隱官錢詔洙分析而監察御史
李京又言韓琦因處置邊機不當罷樞密副使琦過寔
自洙始請并責洙洙復奏章與京辨執政不悅遣殿中
侍御史劉湜往渭州鞫之洙竟坐貸公使錢與孫用及
私自貸該甲申德音當追兩官勒停特有是命湜頗傳
致重法盖希執政意也

壬寅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同詳議三后升祔事
伏詳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遷祔真宗廟室序

於章穆皇后之次請如禮官所議其改上章獻明肅皇
太后曰章獻皇后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遷於皇后
廟序於章懷皇后之次揆於禮意竊所未安伏以章獻
明肅皇太后在先帝時正位中壺受遺輔政垂將一紀
勤勞帝室阜康生民故盛烈丕功非一惠可舉况謚告
於廟冊藏於陵無容異時更有輕改矧升祔廟祔本極
孝思之報若裁損尊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博詢典故
參質人情有增崇之文無追減之例其章獻明肅之號

伏請如舊章惠皇太后擁佑聖躬慈均顧復故景祐中已膺保慶之冊義專繫子禮須別祠請仍稱章惠皇太后依舊享於奉慈廟堯臣等又言準中書送下龍圖閣直學士李昭述奏伏以禮緣人情孝為德本母之貴必由於子子之孝必極於親此古今之通誼也伏見太常禮院言所議章獻皇后章懿皇后並祔真宗廟室序於章穆皇后郭氏之次竊有所疑按祥符中中書門下言準詔改上元德皇太后徽名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廟

且唐開元中昭成肅明皇后並祔睿宗之室肅明雖睿宗在藩已立為妃緣昭成以帝母之尊故位居其上今元德皇后伏請升祔於明德皇后之上當時詔書諭以元德平昔謙抑之意因而未許恭以章懿皇后膺天眷命誕育聖躬靡及奉養之禮止極追尊之號今升祔有期論議為重稽開元祥符之舊考昭成元德之誼恭請序章懿皇后於章穆皇后之上詔送兩制詳定臣等詳先朝始議升配元德之時有司奏請序在明德之上是

時先帝深酌禮意決於聖衷乃詔曰載念尊親蓋惟極致在乎升降非敢措辭唯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饗之次序恭以元德皇后神主祔於明德皇后之次今陛下祇事宗廟特頒明制以升祔三后參訪近臣禮官之議請以章獻章懿並祔真宗廟室序在章穆之次其章惠歸祔后廟此則遠承先帝之志近仍別廟之序其李昭述所請以章懿在章穆章獻之上蓋循當時有司之請未本天聖詔中之意又况章穆升祔歲月已深奉慈三

室先後素定若再議升降則情有輕重乞從祥符舊章
於禮為順乃詔中書門下覆議議曰伏以親廟之尊配
食尤重或稱古者祔止一后而語無經見之明或謂歷
世祭有別園而理非孝道之極是使繼室之祀泥古而
不通以貴之親掩恩而難議必俟元聖肇經大猷先帝
德函天元孝通神理每惟開元舊典創而未備故斷自
聖慮揭為新儀奉升正后並饗太宗廟室覺終古之未
悟暢因極之至懷上當靈心外盡昭報是以神克妥侑

邦介繁祉陛下膺襲熙之運謹適追之謀而獻懿別祠
依違一紀謹重體天翹勤孝思羣情戢而未喻嚴祐蓋
而有待今乃沛然下詔發於至誠尚復退託謙勞博加
延問質於禮官之議覆以近臣之評參考既同陟序惟
允蓋聞緣人情以制禮則切而有寔奉先訓以作古則
顯而易遵成憲在前文考之意也配食一體二慈之宜
也奉承無改陛下之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請如禮官及
學士等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升配真

宗廟室章獻明肅尊諡如故章惠皇太后仍饗奉慈別
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者矣其李昭述建言以章懿
敘於章穆之上本其推孝及于尊崇按祥符之詔書繫
章聖之特旨今議者雖據前比臣等猶所未安其位敘
先後欲乞聖懷制定使昭示萬世永永無窮餘請付外
施行乙巳詔曰國之大典無若宗廟之制之為重也比
朕以奉慈三室未登禘祫之位四時之感每懷靡寧故
命奉常講求舊章而又參質於近臣考詳於宰司庶無

繆違以竭誠盡敬而卿等稽衆正論奏章來上乃曰緣人情以制禮則切而有寔奉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載味此言寔契朕志祇覽祥符之詔深原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際重形升降之辭故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饗之次序議無差別情靡重輕矧在菲涼欽率成憲今日之議敢或異諸宜循先朝祔元德故事恭依禮官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序於章穆皇后之次上致奉先之順下承繼志之美永修明祀冀饗靈應

六月禮院言章獻母儀天下輔成丕業章懿誕生聖躬
恩德溥大伏請還祔序於章穆之次章惠先朝遺制嘗
踐太妃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頗同請序于章懷
之次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章憲明肅皇太后
以顧託之重著臨御之勞朝廷追適丕德崇尚徽稱題
之別廟義無所嫌屬之配室禮或未順龍圖閣直學士
李昭述又請序章懿在章穆上兩制至待制御史中丞
同議七月學士王堯臣等言章獻明肅威烈丕功非一
惠可舉謚告于廟冊藏于陵無容異時輕有追減章惠
擁佑聖躬慈均顧復故景祐中膺保慶之冊義專繫子
禮須別祠章穆升祔歲月已深奉慈三室先後素定若
再議升降則情有重輕伏請如舊中書門下覆議曰緣
人情以制禮則切而有寔奉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
成憲在前文考之意也配食一體二慈之宜也奉承無
改陛下之孝也請如禮官及學士議案祥符之詔繫章
聖特旨位敘先後乞聖懷制定使昭示萬世永永無窮

餘請付外施行翌日詔曰比以奉慈三室未登禘祫之位四時之感每懷靡寧故命奉常講求舊章而又參質近臣考詳宰司庶無繆違以竭誠盡敬而卿等謂緣人情以制禮則切而有寔奉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載味此言寔契朕志宜循先朝裕元德故事恭依禮官所議本志所載如此或只用此可也

丁未樞密院言京東就糧諸軍自罷戍陝西其所習武藝漸見弛墮欲選嘗在邊使臣御前忠佐各二人分往訓練從之

戊申賜輔臣及管軍人僚臨機抵勝圖詔自今罪殊死若祖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篤疾無暮親者以其所犯

聞 是日廣州地震

壬子降西上閣門副使劉貽孫為禮賓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監湘陰縣酒稅坐前知廣信軍徙涇原路鈐轄不俟代輒歸也 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市馬於府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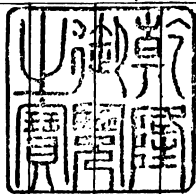
嵐軍 初契丹遣使求割地書以開決塘水為說及申定誓約乃具載兩界塘淀各如舊第罷增廣若隄堰壅塞集兵修築䟽導或非時霖淹漲溢皆不移報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

張皇使敵有詞而楊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
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
安軍劉宗言開五門幘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
不使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洋淀矣邈宗言朋黨沮
事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更
改水口者重責之

此據本志會要載此於慶歷五年七月但稱臣僚上言不出楊懷敏姓名

且云乞下河北屯田司永為定制如後更有臣僚上言更改此一帶水口及諸州軍塘泊並乞重行責降今冊取之沈邈以慶歷四年九月為都漕楊懷敏奏繫之五年七月會要當不誤又據茹東濟屯田圖七級口五門

幘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並屬順
安軍但有赤鈴口無下赤口當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七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中允_臣黃良棟

謄錄監生_臣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五年八月丙辰詔升祔二后依元德皇后故事改題神主

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知秦州田況遭父喪辛酉詔起復況固辭遣內侍持手詔敦諭況不得已乞歸葬陽

程託邊事求見泣請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
真宗封禪後不復校獵廢五坊之職鷙禽走犬悉放山
林於是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柬之言祖宗校獵之
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
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撰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
從獵於近郊壬戌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聞
癸亥蕃官供備庫副使慕恩為洛苑副使內殿承制趙
明為東染院使三班奉職李元成為右侍禁先是樞密

院副使丁度請下陝西旌擢蕃官之材勇者以勸其種人而環慶經略司言恩等數有戰功又為部族所服故特遣之

甲子右正言知制誥楊察為契丹國母生辰使東上閣門使新州刺史王克忠副之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張堯佐為契丹主生辰使西上閣門副使張希一副之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昭遘為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李璋副之監察御史包拯為

契丹正旦使閤門通事舍人郭琮副之克忠承衍孫希一者子璋用和子也

琮未詳

契丹館伴者謂包拯等曰

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邪敵折不復言及拯使還具奏臣昨奉命出境敵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

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漢與遼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北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為可憂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壕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恐必日加滋蔓窺伺邊隙浸成大害銀坊城等亦緣此而致切不可忽也况即今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寔者分控西北邊皆一任十餘年不遭卒獲其效

今則不然蒞事未幾即圖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
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
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人責
以寔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
緩急不致敗事

銀坊城事當考歐陽修論侵界已附五月末是年十月已已詔劉湜論北使令

依誓約毀去銀坊城此時極使北未還其上此疏當在明年春間今因極出使先附見之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亳州夏竦為宣徽南
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河東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并

州 是日荆南府岳州地震

辛未以升祔二太后神主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永定陵二太后陵

癸酉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毋得輒有生事

甲戌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歐陽修為知制誥知滁州太常博士權發遣戶部判官蘇

安世為殿中丞監泰州鹽稅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縣酒稅修既上疏論韓琦等不當罷為黨論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寔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筭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于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

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故
皆及於責安世開封人也獄事起諸怨惡修者必欲傾
修而安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
子多之修論奏日嚴據何鄭章疏 錢明逸劾修據修
與蔣之奇辨第六劄雜錄第三有修八劄
乙亥唐鄧等州都巡檢使禮賓副使宋吉荆湖南路捉
殺蠻賊

丙子詔廣南西路轉運司與鈐轄司體量邕欽廉近海
三州宜融柳近溪峒三州知州兵馬監押寨主巡檢使

臣罷懦不任事者別舉官以聞

庚辰徙廊延鈐轄內侍押班史志聰為涇原鈐轄知延州梁適言志聰與本路部署周美有舊隙故也廊延

經略司言夏國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腰斬永寧軍雲翼軍士王宗齊蘭等

十一人初宗與蘭等謀劫庫兵為亂其從劉金因他罪自陳宗等既誅金亦當坐死特貸之

永寧軍即永定軍
天聖七年改名

壬午監察御史李京言竊聞去年保州軍亂之後緣邊

兵驕小不如意則譁言動衆近又永寧軍士潛謀竊發
邊氓遠近不安嘗觀唐自至德以後河朔兵驕鎮魏尤
甚易主謀帥僅如置棊濟以姦臣跋扈朝廷威令不行
斯蓋不早制之失今緣邊主兵之臣既不遴擇其人及
軍士作過不問亂所由起一槩被罪遂使驕兵增氣動
要姑息守臣審前覆以避禍但務因循亂由是長今不
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也宜下兩府按邊吏罷懦不
任事及綺紵子弟一切罷之如素練師律則使之久任

其有軍士作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召禍之人所貴
驕卒畏威而草心守臣竭節以專事此非特張紀律之
本亦所以制機事之先也

九月癸未朔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詳定選任館
閣官欲請自今遇館閣闕人許帶職大兩省以上舉官
有文學行實者二人在外舉一人更從中書采擇召試
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舊例詔凡有臣僚奏舉並
臨時取旨

丙戌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嘗為監司體量及半年無

顯狀者具元奏上中書

此段當考不然削去

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
從翰林學士張方平之請也方平言坐繆舉而許首免
蓋責其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既謝事不當與
在職者同責遂著為令

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樓遂射苑中

癸巳復校書郎宋敏求為館閣校勘王堯臣等上其所

緝唐武宗以來至哀帝事為續唐錄一百卷故也 詔
近臣考先朝正史實錄為景德禦戎圖 錄故雄霸州
緣界河巡檢內殿承制李用子宗定為下班殿侍仍著
為例

丁酉詔判并州夏竦軍事不及中覆者聽便宜行之
湖南安撫使劉沆言與提點刑獄楊畋等八路入討蠻
獠破蕩挑油平能家等處巢穴廣勇副都頭夏吉等四
十八人諸軍十將至長行共八百八人各捕斬首級有

勞請遞遷一資仍加支賜從之其應募進士區有鄰等

十四人並錄以官

官區有鄰等在十一月丙戌今再書

戊戌詔河東陝西緣邊州軍有以堪造軍器物鬻於化外者以私相交易律坐之仍編管近裏州軍

庚子置南京留守司御史臺

壬寅詔河東經略轉運司佃官地歸明人並蠲其差役其別自營創者如令

癸卯詔河北河東陝西路鈐轄自今初除遙郡者其俸

廩並依緣邊帶遙郡例給之

甲辰徙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楊紘知衡州紘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爾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紘億徙子為億後其為江東轉運按察使富弼所薦也

紘已見

丁未殿中丞李寔言自今臣僚所上章疏凡迂誕詞語

乞不行下四方從之

此據會要當考

冬十月甲寅遣入內供奉官康德用為河東經略司走馬承受河東舊無內臣承受判并州夏竦特請之竦又言欲遣人齎土物招攜藏才諸蕃部詔前不係西北所屬及於誓詔無礙乃可竦在并州嘗以私僕侵盜產利杖殺之侍御史吳鼎臣言竦為天子大臣而貪暴不法如此願下有司正其罪不報鼎臣棣州人也

吳鼎臣劾夏竦附見

乙卯契丹遣林牙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翰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王綱來獻西征所獲馬三百匹羊

二萬口又獻九龍車一乘

契丹附傳正傳並不載耶律翰等來使惟實錄本紀會要

載之亦不知報聘者誰也當考

戊午詔如聞湖南徭賊餘黨欲降其令本路罷出兵攻討及告諭逃匿者復歸舊處仍令州縣存撫之時唐和等猶未就執也

辛酉祔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神主于太廟大赦前一日文德殿奉安寶冊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太常奏樂百官宿朝堂是日有司薦享諸廟日加寅帝復詣

正衙宰臣行事官贊導冊寶至大慶殿廷發冊出宣德門攝太尉賈昌朝陳執中並受寶冊升輅陳儀衛鳴鼓吹赴奉慈廟上寶冊告遷二神主皆塗太宇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為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諭有傷風化無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

去年八月乙卯以劉湜包拯等言但降敕約束包拯又欲因郊赦權罷茶鹽增課竟無施行今此升祔遂削去按察之名不知是誰申請當考

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士

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啟僥倖誰為陛下建議者請
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譁育曰此
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
此耶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
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
二人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
國家之福議遂格

甲子成州防禦使楊景宗為徐州觀察使仍給留後俸

二后既升祔上念章惠故驟賜景宗也以延州馬蹄

川新築城為安定堡

安定堡見周美傳已附二年四月戊子

戊辰契丹歸明人安忠信李文吉並為三班奉職淮南監當仍賜忠信銀三百兩文吉百兩初文吉等嘗為契丹刺事雄州至是來歸特錄之

己巳詔送伴契丹使劉湜北界近築寨於銀坊城侵漢界十里以其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六月癸丑十月己巳當參考

庚午上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

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
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
賜五方軍士銀絹有差宰臣賈昌朝等言陛下暫幸近
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
以閱軍實所以誨武事也問耆年而秩飲所以養老也
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

望宣付史館從之

王安石志孫抗墓云上大獵于城南
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

有雉隕于殿中抗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按仁宗以五
年十月獵于楊村六年十一月獵于城南之東韓村七

年三月即有詔罷獫而抗六年三月已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在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郅奏議可考恐安石誤也今不取

辛未始班歷于夏國

戊寅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孫抗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

己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允迪密州觀察使以赦牽復也

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

自古則同有唐則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寔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一月癸未邇英閣讀三朝經武聖略上曰真宗時李至言鄭文寶建議禁西界青鹽為失策如何侍讀高若

訥奏青鹽之禁西人至今失其厚利乃策之得至言殆
偏見也上然之 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
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丁亥燕宗室於崇政殿

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其家待次是
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
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寔不死弼陰使入

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羈管
介妻子於它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為
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屯田郎中呂居簡居
簡令勿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直溫
等既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驚潰居簡馳往得
其首惡誅之大閱兵饗士姦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
石介附傳正傳並云介詐死北走契丹先往登萊結金
坑凶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乃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
事附傳蓋依弼叙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劄子按下詔
京東體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時弼猶在鄆

州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寔錄但有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詔爾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劄子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寔錄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也時亦詔下兗州劾介死

虛寔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

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有是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採懷中奏藁語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我必為安可量哉鼎臣高苑人也國子監直講孫

復貢監虔州稅孔直溫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孔直

寔錄不記按體量石介存亡據石介傳為直溫家有介書也然則直溫反必在此年今附見復敗官事歐陽修

墓誌云復股

在七年忌誤

卷一百五十七

壬辰詔刑部應貶官人經恩赦敘授諸處行軍司馬副使上佐司士文學參軍不願之任者聽

甲午邇英閣講詩角弓篇上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揚安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藉豈不廣骨肉之愛也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詔天下歲進甲仗須知一本仍令三司先為程式頒下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

延州梁適為翰林學士適告歸治塋事過京師得入見
自陳前為朋黨所擠遂有是命侍御史梅直等奏彈不
已乃以適為侍讀學士知澶州

知澶州在庚子
日今并書之

乙未邇英閣講詩都人士篇上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
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也又讀經武聖略至真
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佐
公用人或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過稅上曰任人如
此孰不盡力哉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知鄆州富

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寔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

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

是年十一月十四日

罷安撫使據會要富弼劄子云即日罷弼安撫使按初十日有詔體量石介存亡後四日乃罷弼安撫使弼稱即日蓋乘筆快於事不能無少差爾

詔河東陝西經略司自今內屬蕃

部毋得侵擾西界犯者當以軍法論如西界人馬先犯境方聽出兵捍禦之

丙申降梓州路轉運使司封貢外郎崔輔知汾州轉運

判官太常博士張固小知處州初輔等言欲於廣安軍
魚子鐵山采礦炭置監於合州以鑄錢及銷舊小錢鑄
減輕大錢未得報乃先牒合州度地置監合州奏其事
特降之

丁酉西南夷龍特以下七百一十九人來獻方物

初翰林學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請起復為邊帥既而
不行至是免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
內乃申用其言庚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

司馬
光記

聞云陳執中之為相葉清臣為翰林學士草其制詞少
所褒美慶歷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
知邠州道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
不敢虛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寔無可信執中以是怨臣
故盛夏自揚州移臣邠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罪唯陛
下哀之因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
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
永興軍清臣官時為戶部郎中上命遣諫議大夫執中
云故事兩制自中行郎中遣左右司郎中今遣諫議大
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
興軍者當有錫資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
臣愈恨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命與之錫
資亦不受既而終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
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
相遇爭泊舟之地遂相忿罵坐是有隙所由來久矣按
執中以慶歷五年四月拜相而清臣以三年七月丁

父憂執中制詞安得是清臣所作記聞誤矣執中拜相制詞甚美決非清臣作也又按執中以寶元元年三月同知樞密此時清臣未知制誥康定元年三月執中罷此時清臣知制誥已半年或清臣作執中罷樞密制詞少所褒美記聞誤記又慶歷元年五月清臣自知制誥出知江寧其出知江寧乃呂夷簡惡之三年三月召入翰林七年丁父憂五年十一月免喪除知邠州記聞所稱盛夏亦誤且初免喪未嘗知揚州也六年三月將赴邠州過京師改知澶州若清臣自訴云盛夏自蘇州遣臣知邠州則可蓋清臣蘇州人也今並不取

辛丑命翰林學士張方平侍讀學士宋祁再修景祐廣樂記

壬申殿中侍御史劉湜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事議者謂浞探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甲辰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高志寧左屯衛大將軍致

仕趙振上陣圖賜絹各五十疋振落致仕為許州都監

志寧特改殿中監致仕從所乞也

振改官據韓琦墓誌振落致仕在十二月

今並書皇祐元年六月又落致仕當考誰薦振者

乙巳詔河北安撫司如聞自保州兵叛多務姑息恐軍

情益驕其密諭主兵臣僚常加撫御如敢輒犯軍律者

亦聽法外施行

丙午賜在京修十方監役卒衲襖

丁未進士宋康濟為三班借職康濟親捕齊州賊十三人特錄之

己酉詔河北知州軍諸司使副以上舉殿直至供奉官武勇有謀略堪軍陣驅策者各一人曾任兩府舉二人仍一月以聞

庚戌詔秦州六縣保毅指揮目今如敢私役者以計庸律論初涇原都部署程戡言陝西諸路舊有保毅軍詢

諸邊人不知所置時遂指揮不計人數元不刺手面父
死子承籍不可脫原其初置之意蓋欲緩急集扞邊陲
近年唯兗州縣夫役無復責以武藝比經點刺為保
軍而家猶不免有保毅之籍今皆孤弱下戶既應役不
住即將田產折賣與人所買之家以分數助役至五七
家共負一夫之役臣昨權知秦州見本處保毅軍每斬
材伐薪修城築堤未嘗暫息以至僦庸日不下三二百
錢加有都將歛率誠可矜念況諸路已有鄉軍緣邊又

有弓箭手請悉罷保毅指揮下陝西都轉運司議經久利害而通判永興軍太常博士邵良佐言陝西保毅軍舊制遇邊上有警暫集以守城事已則放歸農今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別不占他役獨秦州賊馬未嘗至境其保毅四指揮僅三千常供役本州貧悴之民久廢農業乞朝廷重約束之故降是詔

十二月壬子朔詔延州自今夏國有合議邊事先具經畫利害以聞其常事聽一面移文宥州

癸丑宣州觀察使知潞州郭承祐為殿前都虞候并代
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承祐軍職至是復之其
後監察御史包拯還自契丹上言臣近者累奏河北沿
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
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
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繼業守之繼業歿以給事中張
齊賢為代其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
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

任無狀朝野僉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北敵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寇古嘗惡其連朋協勢況釁端已兆此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為國家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觀其人如何爾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辭氣之瓌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是不可不

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為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麟州言西界人馬至屈野河西尋令指使殿侍魏智等引兵約回智遇伏為西人所執知州領眾逐賊至銀川寨賊遁去詔河東經略司累戒逐路務遵誓詔今西人本無鬪意而以兵逼逐為邊生事其邊吏並劾罪以聞
以雪寒賜諸班諸軍薪炭

乙卯賜澧州朱亶同進士出身亶居澧陽持父母喪負土成墳天聖中嘗有詔存撫至是州復舉亶孝行應祔廟敕書特旌錄之

丙辰詔廣南東路轉運司募人入交趾以刺點兵事宜俟得寔即優賞之時李德政將以兵伐占城朝廷未知故也

丁巳詔諸路緣邊經略司無得招誘西界蕃部

己未詔河東經略司經制豐州一帶疆土毋令西界侵

爭先是桂陽蠻瑤唐和等復入寇與禮賓副使胡元右

侍禁郭正趙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戰於藍山縣華

陰峒隘口元等死之

十朝綱要徐州人孔直溫等謀反伏誅

庚申以右諫議大夫劉夔為龍圖閣直學士荆湖南路

安撫使知潭州

壬戌降知潭州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劉沆知鄂

州提點刑獄太常博士楊畋知太平州

楊畋降知太平州據本傳寔錄

無之會要降畋在十一月二十一日
降沆在十二月十一日今并書之

癸亥知益州文彥博言本路兵久不習戰鬪請立法訓
練詔先教以弓弩俟民間習見即又以刀鎗閱試之

甲子賜司封員外郎分司西京趙希言三品服仍賜錢
十萬樞密使王貽永副使龐籍丁度奏希言常侍講禁
中年八十而家貧故也

乙丑詔鄜延經略司西界首領楊守素欲過界自陳事
宜其令保安軍引伴至延州如止是理索在漢人戶即
以夏國元進誓表諭之

戊辰河東經略司言比奉詔蕃部內寇即許出兵捍禦
若西界人馬至境不許出兵詔如西界輒入先放箭射
官軍即領衆掩殺之

壬申賜延州東路修築安定等三堡吏卒銀絹有差

癸酉新知潭州劉夔言唐和等比經胡元敗後益聚衆
生疑恐轉為邊患乞降空頭宣命十道欲行招安與補
逐處溪洞首領從之

夔是月庚申乃除潭帥
不應便有此請當考

甲戌范仲淹言前涇原都巡檢禮賓副使孫用借公使

錢瓦亭寨主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張忠過取職田課入並坐法勒停其人頗有武勇乞稍復官資責其効用詔以用為供備庫副使忠為右班殿直閤門祗候並極邊任使 廊延經略司言西界先擄過黃族軍主黃伊特等四十九人今投本族住坐詔經略司却遣過界其元受接人仍劾罪以聞已而經略司言黃伊特等畏誅與其族人各勒集兵馬願同死漢境況其投來在朝廷未降約束之前恐不當遣去以快西賊之欲從之

廊延經略司奏

留黃伊特乃六年二月己未令并書之梁適以五年三月知延州沈邈以五年十一月三日自陝西都漕知延州代梁適留黃伊特必沈邈也梁適墓誌乃云適招還金明屬戶三千餘帳元昊日前所掠蕃生口有誓詔兩不復還矣遣人屢索之然卒不遣適本傳亦同恐即黃伊特事但沈邈不應明年二月未到延州適墓誌或誤今不取

乙亥詔樞密院自今翰林司皇城司不許陳乞

丙子改謚崇信節度使錢惟演為文僖惟演嘗請章獻章懿二后祔真宗廟由此左遷既謚曰思及二后祔廟禮畢其子曖等訴於朝故復改謚

丁丑契丹國母遣左領軍衛大將軍耶律觀祕書少監
趙靈龜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同崇祿少卿馬
公壽來賀正旦

戊寅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益都周沆為荆湖南路
轉運使代周陵經畫蠻事也

五年八月丙寅周陵已自
封外除度判恐沆所代非

陵也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八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
九口一千五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客戶三百

八十二萬五千八百六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六年春正月戊子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
郎中知制誥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
明殿學士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內
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費

猶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於民也益梓夔三路轉運使
皆乞增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上問其
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
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
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然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
為蜚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堯
臣為之自若已而言於上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
老願解煩劇既罷上慰勞之堯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

陛下信用臣爾初學士蘇易簡丁度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為承旨獨不遷官宰相賈昌朝抑之也

先是夏國遣楊守素持表及地圖來獻鄂尚綱烏伊特恰布等城寨九處并理索過界人四百餘戶然所獻城寨並在漢地但以蕃語亂之其投來邊戶元屬漢界不當遣還己丑降詔諭夏國主又增設誓條自今過界者雖舊係邊戶亦不得容納其緣邊封界以誓詔所載為定

壬辰判并州夏竦請親領兵巡邊經置西北事宜從之
癸巳以如京副使內侍押班石全斌為并代鈐轄仍從
夏竦巡邊 詔殿前司自今引試武藝人文武臣僚子
孫與補班行若諸軍班即聽於軍籍就還之 贈太子
太師諡忠獻范雍卒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
嘗請於商號置監鑄錢後卒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興
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初為
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

商號鐵錢訖不行
八年六月未詳之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舉

丙申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為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揚州復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於河陽紳與梁適同在兩境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正傳云紳

陰疏王德用宅枕乾崗貌類藝祖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按德用以寶元二年五月罷樞密此時紳未入翰林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院矣宅貌二語孔道輔亦以奏德用不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斥紳急於

進取故出無疏德用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逐林瑀謂執政曰卿等謂瑀去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未喻上旨仁宗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按林瑀以慶歷二年二月逐蘇紳三年七月始自內翰知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正月魏泰誤甚今不取

詔道州桂陽監瑤賊未息權置

都巡檢使一員

丁酉許州都監左屯衛大將軍趙振領解州防禦使為

峽州鈐轄

末年十二月落致仕為許州都監今又遷改不知何故當考或削去

癸卯禮部貢院請自今試進士並如諸科例印所出經

義題從之 詔陝西河東就糧士兵元置社買馬若死

者並給本指揮買之以助買馬

乙巳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楊日嚴罷開封事判官祠部員外郎田京知蔡州推官太常博士祕閣校理楊孜知濮州並坐繫囚送獄而道死也

戊申詔廣南東路轉運鈐轄司方春瘴起戍兵在邊者權徙善地以處之

庚戌錄湖南捉蠻賊胡元兄子定塞軍士澄為十將妻劉氏及女並加封邑仍賜絹三百疋郭正子辰為三班

借職褒為三班差使殿侍趙鼎子良卿良臣並為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子永隆為茶酒班殿侍

二月壬子朔賜太傅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願罪歸朕躬而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利安之宰臣賈昌朝對曰陛下發德音足以應天弭變臣等敢不夙夜悉心上副卹民之意樞密使保寧節度使王貽永加同平章事宣徽南

院使保靜節度使判相州王德用加同平章事宣徽南
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夏竦加同平章事判大名
府河北安撫使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大名府程
琳為武昌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

庚申太常少卿知廣州魏瓘為右諫議大夫再任

癸亥荆湖南路轉運使周沆言本路蠻寇未息而官軍
久戍請歲給公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言
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

人驍悍善用鉞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
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
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招撫也朝廷用

其策卒平蠻寇

沅奏平蠻策據
沅本傳附見

丁卯侍御史劉湜言比聞石元孫以升祔赦書量移襄
州元孫失軍辱命朝廷貸而不誅今若例從量移何以
勸用命之士請仍舊編管全州從之罷陝西諸路經
略安撫使都部署司便宜行事其緩急賊馬入寇應機

制變不及中覆者聽之

戊辰詔陝西經略司未用兵以前邊上失於防察累有不還之人投入西界宜密諭緣邊官吏及蕃部弓箭手有能以計捕獲者當不次遷擢之

戊寅青州地震 詔陝西經略安撫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息民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今無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副使龐籍之言也

籍本

傳云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困匱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於是邊費頗省

己卯徙華州都監洛苑使蔣偕為荆湖南路鈐轄權同知禮部貢舉張方平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資性之敏而學問以充之故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今之禮部程式定自先朝繇景祐之初有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效皆忘素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

盛建而講官石介益加崇長因其好尚復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膽逾越繩墨惑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屢下詔書丁寧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間有學新體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冒臆條陳他事絀之則辭理粗通取之則公違詔意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歛材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而澶漫不合程

式者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御史
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才藝所取一
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數為限

本志以方

平此奏繫之八年
誤矣合從寃錄

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
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丙戌詔荆湖南路鈐轄洛苑使蔣偕前知原州焚盭蕃
部八十餘帳凌持俘獲頗為慘酷今特選經制蠻獠事

宜其務宣布恩信以招懷之若猶拒命即出兵掩捕毋得過行威虐

己丑上謂輔臣曰如聞交州李德政近取占城慮漸畜姦謀為五嶺之患宜下廣西轉運司預經制以聞於是樞密院檢自唐以來通交趾水陸道路凡一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密行按視置兵戍守

庚寅登州地震岬岵山推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即海底有聲如雷

辛卯邈川首領嘉勒斯賚遣人來獻方物

癸巳詔凡寺觀有御容所在及景靈宮天興殿自今皆設褥位庭下西向命禮官贊升降之禮

丁酉詔陝西四路經略司凡民間利害及邊事並報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程琳

戊戌詔提點陝西路刑獄太常博士曹穎叔與轉運使

柳灝任諸路相度減省邊費

灝開從子不知穎叔誰人也

庚子詔諸路轉運司凡夏秋稅支移折變自今並於未

赴納半年前揭榜曉諭之民有未便者許經所屬投狀
申轉運司詳度施行

壬寅御崇政殿賜進士賈黯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一百
九十人出身一百十七人同出身黯穰人也癸卯賜諸
科及第并出身者四百五十人甲辰賜特奏名諸科七
百二人同出身及諸州長史司馬文學

丙午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孫抗落御史裏行知復
州初抗受命安撫湖南奏事不合意有章自劾故罷絀

之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抗責輕乞授小處監當不報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上交知筠州以在部苛察也

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赴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與宰

相陳執中不協故斥令守邊且言執中之短丁未改命

清臣知澶州尋又改青州

記聞載清臣與執中有隙綠草制考之不合已見去年十

二月今不取

夏四月壬子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向在翰林為學

士見天聖中具貲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已五十

餘員及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班簿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又嘗領三班院見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員今六千員又領吏部流內銓約在銓選人僅以萬計以此逐處率遞用一年半闕比罷任候差待闕五六年間未成一任而又所養非所用設有一煩重之地不免旋須擢人仍舊不革恐數年間官濫不勝其弊其中書樞密院自用兵以來權宜所置官請先裁罷從之方平又言臣竊聞近有恩旨將來聖節自大卿監

以上陳乞恩澤並依舊者慶歷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間難行如國子監尚書省等事並已衝改只恩例見行今自知雜御史以上何勤於國歲奏補京官一員祖宗之時未有此事近歲積累僥倖為此弊法仲淹所請略從裁損考之理道已是適宜臣近曾具天聖景祐中及見今文武官員數進呈據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餘員經久之圖何以處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又不可以人

廢言也

方平此奏附見其間難行如國子監尚書省等並已衝改所衝改事當考又不知方平此言從

違如何並此月戊午所書皆當考八年三月甲寅方平答聖策猶言少卿監以上每歲奏蔭子弟則是方平

之言初不從也或方平此言

在八年三月以後更詳之

癸丑罷開封府界及諸道招軍殿侍令所屬自招刺之

甲寅上謂輔臣曰蠻獠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

常苦瘴霧其令醫官院定方和藥遣使給之 降新河

東轉運使刑部郎中集賢校理李昭遘知澤州坐奉使

契丹其從者嘗盜敵中銀盃也昭遘從者既杖死詔以

銀盃送敵中議者謂盜已正法送銀盃於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

人稱其得體

此據江休復雜志

乙卯封左金吾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從藹為潁國公先是從藹誤得封尋奪以與守巽及是守巽已卒乃更

封之

守巽以三月乙未卒誤封事在四年八月

戊午詔使相節度使以下正刺史殿前都指揮使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帶遙郡團練使以上奏薦班行恩

例自今並依舊制餘依前後條貫施行

此據會要定錄無之必是改三

年十一月范仲淹等所定條貫但史不詳爾餘悉依前後條貫或與是月壬子張方平所言不可以人廢言相

關當考

辛酉契丹國母遣保安節度使蕭德嚴州團練使姚居化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伸太僕卿李雲從來賀乾元節

辛未進封美人張氏母安定郡君曹氏為清河郡夫人詔賜三路夏藥使臣母得受邊臣所遺金帛

壬申遣官祈雨 以湖南都監供備庫副使宋守信兼知桂陽監候猺賊平乃罷

夏國主請以禁邊臣納過界蕃戶事附入誓詔甲戌詔從其請 西蕃默戩覺遣使入貢方物

丙子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知定州王德基為衛州團練使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至乃縱騎獵境上關城居民甚衆而故堞隳廢久莫敢修德基豫調兵夫築完之契丹歲遣使獻果餌皆改

服以見德基接以常禮及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

至是以指使代焉

此據德基附傳皆德基知雄州時事今悉附見

已卯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官或改職且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不次孰曰不然事出僥倖縱賒日月曷厭羣議譬言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為契券立期待償非唯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輒援前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

五月甲申京師雨雹地震

乙酉知潭州劉夔言擊敗猺賊唐和于銀江源夔初至遣人諭蠻首使降不從乃舉兵討之和既敗遂進破其巢穴蠻遠遁去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安

丙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丁亥命戶部副使工部郎中夏安期往陝西與提點刑

獄曹穎叔相度興置緣邊屯田

戊子賜湖南討蠻軍士特支錢減邛州鹽井歲額緡

錢一百萬川峽西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為功往往貽患於後人朝廷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前後不可悉數至下赦書亦每及之初鹽課聽以五折銀細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細絹一匹折錢九百至一千二百後嘗詔以課利折金

帛者從時估於是梓州路轉運司請增銀紬絹之直下
三司議以為銀紬絹直視舊雖增至三千以上然鹽直
亦非舊比鬻於市斤為錢百四十則於民未見其害不
聽後邛州亦以為言三司亦以此折之於是邛州聽減
銀紬絹一分論者謂歲損縣官錢二萬餘緡

辛卯秦鳳經略司言奉詔相度修秦州夕陽鎮且秦最
為關隴之盛而實在一隅點羌久有窺圖之心伏羌寨
之北盡是屬戶蕃部所居距西界止百餘里無山川之

險苟賊馬忽踰伏羌以南斷入州道則失腹背之援有不測之虞其夕陽下鎮東距州六十里歲積糧草而無城壁器械之備賊至徒委以資之又西北五里有夕陽上鎮當伏羌永寧兩路之隘古有城基尚存若就上鎮創一寨置兵戍守緩急有警收旁近蕃漢老幼孳畜而入保之實為經久之利從之

壬辰置青鄆州路分都監以知登州吉州刺史劉渙兼青州路都監內殿崇班竇舜卿為鄆州路都監時上封

者言京東武衛宣毅軍皆土人凶悍者衆請選置青鄆州路分都監各一員以時訓練之舜卿安陽人也

丙申詔夏安期與四路經略司招誘蕃部入中蕃馬

是日腰斬京東進士劉邕五經劉沔胡信於都市以淄州講書劉曉為右班殿直尚書學究孫佐龍為三班奉職邕等謀反而曉及佐龍告發之也

戊戌詔環慶經略司比夏國人馬累至後橋蕉蒿堡十二盤開築舊堡其地雖係漢界用兵所得然夏國今納

欵稱臣不欲出兵拒絕其令彼土蕃戶住坐如故仍畫壕為界

壬寅以興元府西縣鑄錢監為齊遠監徙陝西駐泊軍士月給錢糧多者屯近裏州軍

癸卯東平郡王德文卒德文晚被足疾不能朝然天性畏謹疾草上親臨視以太醫所調藥進之訃聞復臨哭贈太尉中書令封申王諡恭恪

丙午封左金吾衛大將軍濟州防禦使承簡為徐國公

承簡廷美孫德鈞子也

丁未上謂輔臣曰新羅高麗諸國往年入貢其舟船皆自登州海岸往還如聞女真三韓已為契丹所併儻出不意則京東諸郡何以應敵宜下登州訪海外諸國道里遠近及究所以控禦之策具奏先是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雨處秋田亦未必可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境雖寧兵戎尚衆因之饑饉事實可憂芻糧委輸最為切務朝廷雖懷柔

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咎證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四裔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強所當戒慮者民與四裔爾內安民而外待四裔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敵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

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齎送若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軍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略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欲令簡省邊計臣兩見穎叔據其說畫亦恐虛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悠大計其將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乘邊隅之粗閒極夙夜以疚懷儻詳利害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繫聖裁穎叔此行每

事乞明與處分凡干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事難獨任或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知此意使與潁叔公共議之所有陝西轉運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別行擇任

六月庚戌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詔判大名府夏竦與轉運使提點刑獄司銓審諸路帥臣及諸州長吏之不任職事者以聞其裨

佐令主帥各舉所部能者代之

癸丑詔監察御史唐詢更不赴廬州詢肅子也初吳育在翰林薦詢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而宰相賈昌朝與詢亦有親育數為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時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留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詢且譖育世皆以為昌朝意云

方平希昌朝意據方平傳

丙辰命度支判官侍御史仲簡往陝西和市軍儲

丁巳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北行至王良沒占曰兵出

辛酉詔河東經略使鄭戩裁減本道邊費以聞 又詔三司開封府御史臺凡大辟囚將決而獄吏敢飲以毒藥及諸非理預致死者聽人告論之賞錢十萬 河北安撫使夏竦言奉詔相度界河約束請自今北界人無故南渡者並捕送契丹其打魚為風濤所漂即令自還

從之

壬戌詔樞密院凡臣僚應詔敕奏舉使臣其令三班院籍記姓名族歲終錄一本進內

癸亥帝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示戒敕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丙寅詔開封府久旱民多暵死其令京城去官并遠處

益開井於是八廂凡開井三百九十

丁卯東染院使向綬削官除名編管潭州初綬知永靜軍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於監司因造獄以危法中之中立遂自經綬故相敏中孫賈昌朝陰佑之知審刑院高若訥希昌朝意欲從輕坐吳育爭曰不殺綬示天下無法卒減死一等流南方

戊辰詔廣南西路諸州接連交趾控制夷落其令轉運使察長吏罷老不任事者以聞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遂州共屯軍馬凡二千餘人請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

壬申詔河北教閱諸軍並用祖宗舊定陣法其後來所易陣圖亦令主將間習之時判相州王德用言河北所教陣法已熟而輒易之恐難以應敵也

德用本傳乃云乞不出陣圖與

此不同
當考

甲戌賜黃河役卒衫袴

乙亥詔自今皇族之喪皆官為製服初諫官李京言皇叔德文卒而在宮總麻以上親並不給服盖因近歲減省致此甚非厚親飾哀之道下太常禮院議而復給之河東經略使鄭戩言本路義勇鄉兵昨因明鎬建議遇邊事有急即勾集之經今二年未嘗教閱恐武伎惰廢欲令每歲九月農隙約多少分番於本縣先習勒半月上州亦如之從之 高陽關路都鈐轄入內押班楊懷敏兼管勾緣邊安撫司事

此據百官表乃乙亥日事實錄無之

丙子封左龍武大將軍池州團練使承顯為康國公德
文長子也 上封者言教閱諸軍方盛夏蒸潤而挽習
弓弩非便請自今夏三月唯試槍刀從之 參知政事
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
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
漢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
之本朝稽用舊文訖真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
為六令兩省若少卿監以上奏舉後又止用賢良茂材

二科隨進士科設之近年率不用保任之臣皆自名科目且賢良方正茂材異等名號至美使舉而為之猶曰近古即自顯其美顧所未聞又有經親試前集有司而所出論目悉用經史名數及對詔策不過條列義例稽合注解主於強記博聞虛辭泛說而已若輔國體陳治道則未見其有補也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雖非其人例不可抑況直言極諫非當無事而求茂材異等豈

謂循常之選其弊若此固宜圖之今條上兩漢故事漢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封元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者凡五十四年一舉賢良一舉茂材孝昭始元元年詔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孝宣地節三年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凡二十五年二舉賢

良一舉茂材其後孝元初元元年地震元光二年日蝕
成帝建始二年災異屢見河平四年日蝕水災鴻嘉三
年數遭水旱元延元年日蝕星隕光武建武六年七年
日蝕章帝建初元年地震五年日蝕和帝永元六年凶
饉安帝永初元年日蝕五年日蝕地震順帝延光四年
京師大疫永和六年日蝕或詔丞相御史或詔郡國守
相司隸州牧或詔大將軍舉賢良直言者十六舉茂材
者一而已本朝但用兩漢之名而不用兩漢之制請自

今不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祕閣之試䟽上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䟽駁之曰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焉是時非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宏者出焉所舉亦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

材異等或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宗元和間
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時策目
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
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或因天變又非時
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居常自逸謂毋闕政及
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於臨事此則
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末造也豈足法哉陛下自復制
科于茲累年隨貢舉而開踈數適中若必俟災譴然後

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天下
賢俊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所以養廉耻也二則平
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天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
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
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部進
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時須
此紛易况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
設或比歲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

貢部而曰非時詔舉浩無端倪乃是遂廢此科芻蕘稍
詢則言路有寄餽羊一去則禮意都忘今無故而更張
使遺材絕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兩制詳
定上是育言不復下兩制即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
貢舉其著為令仍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上因諭輔臣
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行今乃知欺罔也育又奏曰
陰邪沮事正當明辨人臣言涉機密欲歸德於君或入
告謀猷成國之美此類可以刊名付外制策天下公共

廢置可以明述豈宜陰為沮草欲自上行此正姦罔所
為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何所不為願出姓名按劾
以申國法有本由制策進上數稱其賢以為得人故詢
力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勗妹有六子
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
進大抵希昌朝意且報怨爾上訖不聽